

瑜伽宗對於般若空義的看法

釋如悟

一、前言

瑜伽宗又名唯識宗、法相宗。佛滅後千年間，始行傳入我國。六朝時菩提流支、真諦等大師，前後譯出此宗典籍。初期所翻譯出來的譯本，文字艱澀，義多隱晦，不易為時人所接受，故傳流並不很廣。迨至唐代高僧玄奘，為求實義，不避艱險，孤征求法，留學印度，親近當時那爛陀寺法相權威戒賢大師十有七年，專究唯識，造詣淵博。返國時，帶回大量的梵本，經大師一一譯出後，唯識學說興盛一時。但自唐武滅教後，一蹶不振。

瑜伽思想在印度本土發端初期，即能脫穎而出，興當獨步，乃是得力於笈多王朝統一全印，政治安定，注重文事，推行語言文字的統一，促進梵文學運動所帶來的高度文明。婆羅門教的復興，六派哲學的問世，潮流的沖激震盪，小乘佛教的局勢，難以與之抗衡，大乘思潮因而澎湃展開。佛教因此得以轉出嶄新局面，對抗外來的新攻勢，應付新思潮，空有二派學說，乃前後昌盛於當世。

在師資上，由彌勒菩薩的傳授，無著菩薩的宏揚，世親論師的完成以後，奠固宗基；在傳承上，後起之秀，代有輩出；在學理上，瑜伽宗義組織的嚴密，分析的透澈，它宗有所不及。所謂「未學唯識，先通因明。」即知其理論法相的精細和有系統。此宗具備如此許多優越條件，遂成為佛教中一大宗派。

般若空義是成佛的根本，大乘的共義。然而，空有於印度的時候何以起諍？詳細考察其主因，實際由於實踐論的觀點分歧，意見難以一致所引起的思維摩擦，終而形成對立的趨勢。中國學佛者喜談圓融，空有二派學說傳入以後，都是採取橫看直看，無非

一體的看法，好像賢首大師說：「相破相成，無非妙諦」。空有的衝突，經他老說的調解，化敵為友，無有傾軋似的。其實，並不見得，在印度本土時的空有二派思想壁壘分明，界限極清楚。龍樹學所說的空義，有其一定的局限性，不允許與有宗混為一談；瑜伽學另有其傳統教說，更不宜遷就空宗之義理。我們從般若空義的相反解釋上，即可探討到這種事實。法相與中觀所闡述的理論，確實各具有一套局限性的定義，圓融的說法，無論在印度或在中國，顯然雜有一些太過牽強了。今不從唯識宗組織嚴密的裏理上去闡述，僅就此宗有關般若空義的看法，作個簡單的研討而已。

二、瑜伽宗的主要思想

1. 繼承聲聞的法相有性教說

瑜伽思想，深受聲聞「法相有性」的影響，當無異議，吾人從賴耶識種子不滅論與三性中的依他緣生自性說上來考察，皆能獲得充分的根據。

我們錯覺所見到的幻相幻境，是有的，還是沒有的呢？成爲部派佛教間，諍執得最爲激烈的問題。猶如我們的眼根觸見外境的青黃赤白諸種不同顏色時，眼識即刻映現出此等不同顏色的形象，產生了分別認識的作用。部派佛教諍論的焦點，即出在此等顏色上。此等顏色，究竟是由其本身具有不變實體，還是眼識所幻現的不實假有的呢？

外在感覺經驗，各具有實體性，否則，認識沒有表象，了別作用便成了問題。我之所以知道有聲音，是由於外界的聲波。由

音波觸發我耳朵的感受，傳達耳識，才能分別外界的聲響，在那兒的物體上發出的。不論聲響在那兒物體上發出的，它的本身即具有實在不變的自性，法相有性的理論，是由這兒演變出來的。

一一法各具備有實在自性的說法，是部派上座系有部等派所主張的。他們的特點是對法相着重在分析，着重分析的結果，就認為佛說的五蘊，十二處，十八界等諸法，各各具有自性，是實有的，不變的；而諸法所成的現象，是因緣和合的幻境，不是實在有，是假有的。

瑜伽宗以爲客觀實在性，成爲主觀認識主體，客觀存在，又爲主觀心識所變現。如世親菩薩說：「思量爲性相」，「了別爲性相」。第七末那識主持思量意，有思量即有意識作用。凡是知道有某種東西，須在相上認識，從相用上，明其體性，所以，唯識所講的，兼有觀念論與唯心論的雙重意義。

探求部派佛教「法相有性」的思想，有三種最明顯的不同主張：

A、有部的三世有性

佛教各宗派思想，莫不受到「三世實有」，「法體恆有」的感染。三世有性，以時間觀念來說的，凡是有形體存在的事物，即有生滅變遷，有生滅變遷的過程，必會感受到時間性的限制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一體觀。有的東西，不能變成沒有的；沒有的東西，不會變成有的。我們貪念未起前，已有於心中；生起時的剎那即現在，滅去時即成過去；同時另有一念頭繼起於未來有中，叫做未來已有。故有部「三世實有」，「法體恆有」的說法，是屬於平面化的時間觀。

B、分別論者恒住現在

現在有者的時間觀，內外二層式的，表現以外者，常住於永恆的現在。過去，未來實是內在潛能。物質與精神的感能變化，只是永恆現在的表現。從未來到現在，也是現在；過去的現象，

亦因現在的表現而存在着。

C、經部的種現熏生

對流式的時間性，主要目的着重在解決種子與現行相續問題上。例如種子到開花結果的中間階段，必須經過芽、莖、葉、花等特殊過程，前後因果關係，才能恰到好處。三世有性之說，根本用不着相續問題，當然理論不會相同。分別論者永住於現在說，未來、過去爲潛在能力，講法雖有異，與經部師的論調，相差無幾。依此判斷，唯識種子現行說，來自經部的學說，當無可疑。

2. 宗歸大乘唯識所現

西元一世紀頃，初期大乘佛教，興起於南方案達羅，完成於北方貴霜王朝。延至西元三世紀間，笈多王朝時代，大乘三系的思想，正在醞釀着。首先起而綜合總攝者爲無著學系，融貫北方法有與南方真常的理論，舉起反對中觀「一切法空」了義說的旗幟，倡言宗歸大乘唯識所現爲究竟。法相有性無性的評論，造成後來不易解決的難題。

民初唯識權威歐陽竟無居士，曾經跟太虛大師有過很精彩的論辯。歐氏力主法相與唯識分宗，始能顯出純唯識的奧義。虛大師以爲分宗則不必要，法相與唯識共一體系，源遠流長，關係至爲密切。由此可明唯識思想，乃深受南北學說的滋養而發展出來的新宗派。

三、對般若空義的新解說

1. 一切法空是不了義

般若經所說「一切法空」義，瑜伽學者極力反對中觀師的了義說，根據解深密經所述說的空義別名，抉擇「一切法空」爲「

「不了義教」，指責中觀家未解如來法空的密意趣的原故，致有此種錯見。

A、空的別名

解深密經，屬於唯識宗主要經典。在這部經中所談到關於「一切法空」的名詞，如無自性，不生不滅，本來寂靜，無性涅槃，通共歸納成同一原理，同一事實，判爲第二時的性空法輪無相教，以如來最勝了義的中道教——無性性的密意趣，尚有一段距離。

B、了義與不了義

什麼叫做「了義」？了義乃對不了義而說，如經文如此說的，而又作如此解釋者，即未明達如來所說法的密意趣，通犯如文取幹的過失。佛說「一切法空」密意所示，有二種說法，表面詮釋，即犯錯誤。約某種義，或可作此解說，何以故？有的法可以空，有的法不可以全空。如偏計所執的是虛妄所現的，才可以說它是空無自性的；依他起的緣生自性，乃是諸法各本具有的不變實性，說它也是空無自性的，那簡直大錯特錯了。般若經上說的「一切法空」，絕對不能採用「依文解義」的表面所得的意義來下結論。因爲凡是依照表面意義來解釋「一切法空」的學說，都不是了義教。如來所說「諸法皆空」的密意趣在何處？我們如果要對它有一澈底的認識，那末，惟有從三性三無性究竟了義教上去體會了。

龍樹學與此說恰好相反，他站在諸法皆是緣起性空的立場上，堅決相信如來「一切法空」的教說，是最爲殊勝的了義教。同時破斥道：要是在緣起性空的中道上，硬是反對法空說，而主張有法空，有法不空，絕非了義之談。中觀論所說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爲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即是說明緣起所生法，其幻體幻相，並沒有實在的不變性可言，已成佛或未成佛的聖者，要悟入無生的空寂性，亦必須藉緣起幻相而證得。

瑜伽學者如上面所說，他們有他們的一套看法和傳承，總以

爲般若空義，乃如來言說，深信不疑。甚可憐憫者，未解如來密意之徒，望文生義，曲釋法空，否定緣生有實自性，圓實不空之，其見錯謬，而有糾正的必要。

C、有空中——三時教

瑜伽所判三時教，相當於中國台賢的判教，歸納佛陀一生所說教法，分作三大時期來貫通一切法義，好讓我們瞭解如來一代時教的真正用意，這是各宗判教的目的所在。初期爲小乘大化時：佛陀此時期內對一般凡小，談有說假，講論持戒修福，或授四諦，或不因緣，指導凡小速斷煩惱，速了生死，速證涅槃的方法。第二期爲大乘空教時：專向菩薩衆，講說般若空義，離有入空的境地，般若經正是此時教的產品。小乘執有，聞空生畏，另有一種大乘行者，聞空生喜，卻自作聰明，以爲一切法空，是空掉因果，三寶，善惡，乃至事理等法，不幸落入虛無主義而不自拔。瑜伽學者有見於說空所產生的副作用，責譴傳揚一切法空者，對於佛說法空的密意，未全深解，致使許多行者步入歧途。於是瑜伽學者們，起而創立新學說，根據解深密經著論來反對般若的一切法空說。此系力避因空而起的副作用，採擇穩當的中間路線，成立三無自性性，非有非空的中道教，——第三時期教說，此爲如來一代時教中最殊勝最究竟的了義教。

2. 惡取空與善取空

澈底與正確地瞭解空理實義，是善取空，反之，爲惡取空。如無見論者，否定世間因果善惡的緣起義，實在是對空義最大的曲解。龍樹菩薩曾說：「不懂空義，易生謬見，自錯未知，尙怪其非。譬如善捉蛇者，善知蛇音，善吹簫子，蛇聞其樂，出穴成擒，不善捉者，多被所傷。如來空義，亦復如是，不善解者，悉落空無，或生恐怖，最爲愚癡。」中觀論說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一切法空，不應該錯認是破壞一切法。其實義在於顯示一切法因緣所生，並無自性不變的實體可得之義，乃是如來由世俗諦悟達勝義諦的教證。瑜伽學

利用三無性的新說，顯達不空義，法有的本色，未曾脫盡。一切法空思想，在其心目中，便成障礙的惡取空，來個新解說，反對空宗。

A、如文取義是惡取空

此爲瑜伽學者所提出來的反證，觀其目的在於推翻「一切法空」說，建立自宗的唯識所現之主張。他以三無自性作爲辯證法的主體，謂法有空與作空的二類，以一概全，理則有偏，難證中道，是故般若經所說「一切法空」義，另有密意，如文取義，涉及否認法有不空之嫌。因爲我們內心所起的偏計幻像，本來是空無，當然是屬於空的。緣生自性，而乃諸法各具有的實體，怎樣可以連一點也不存地把它全部空掉呢？諸法既然沒有了實體，我們的了別作用，豈不是成了問題？中觀師的法空理，確實是「惡取空」，違背般若空義的真實意義。

B、自性空與他性空

中觀學者，以緣生法的現象上，即無實在自性可得，如有實性可得，便是流轉門的生死法。瑜伽論者，觀察世俗法，重在法相有性上面，以爲世俗法，有空有不空。緣起法各具自性，爲實；心所幻現的虛妄法，爲假。實者永實不空，空者假名不實。前者就是緣起即無自性的「自性空」；而後者謂依他起有空與不空，真實有與假名有的差別，乃是「他性空」。

根據瑜伽十地論說：「彼實是無，於此而空，此實是有」（第三十六卷）。從根本的空有而論斷，瑜伽學者，將「空」認作「虛無」看待，有些「一切法空是沒有的，一切法是無的」的理論，相去甚遠。

唯識宗對於客觀上的物質形態，認爲是主觀心識的表象。我們所能看見的外在一切物體，悉從我們心識構想而成，故物質形相，非實在有。但是那些能夠引起我們認識作用關係的外在物質本性，絕對不可否認它是沒有的，它是實在有的，此說相似物理

學上所認定的物質不滅論。

四、約三性以釋一切法無性

如何澈底與究竟地闡明「空義」，成爲空有二派主要的論題，同時亦是二派紛爭的主要焦點。

龍樹中觀派的說空，提出二諦義作爲綱領，如謂「未明世俗諦，則未明勝義諦」，性空非但不壞一切法，反能成一切法，深入「空有無碍」的境界。無著唯識派的解釋空義，如前所說，有空與不空的持論，亦是有他的理由，從其所建立的三性三無性的理論上勘察，即是着重在反駁中觀派「一概言空」的偏執。唯識學者先立三性，後建無性是有用意的，以三性顯示三無性，證明自宗所持的「有空有不可空」見解是非常正確的。其實，細加分析三性三無性的內容，也還是兜着「一切法空」打轉，超不出他的範圍。真有差別的地方，不過是觀念作祟而已。瑜伽派來個新花樣，以三性表達一切法無性，說是新發現，着實可笑。

A、略說三性

A、偏計所執性

衆生的錯誤認識，起因於執着不實的境相，謂之「偏計所執性」。什麼叫做「執着」？古代瑜伽學者，不滿意空宗的解釋，肯定「假名安立」及「假名安立的自性差別。」才是偏計執着的定義。

自性即是自體，二義相通，乃指一一法各具的特性；差別爲一一法自體上的差別性。如茶杯之體，即茶杯的自性；茶杯的高低方圓，即茶杯的差別相。然而，茶杯自體與差別相，必依假名始能安立，離開名和義，自體與差別相，就一無可知；中國語文，喝茶用的皿，謂之茶杯；外國語文，就不叫做茶杯。由此而知，世間上所存在的事事物物，皆以人類語文符號來安立，所以沒有不變的實義。解深密經說：「名相相應，以爲緣故」。這是說明

「假名安立」的意義。我們要瞭解一樣東西，必須通過「名與相互爲發生關係」以後，始能產生認識作用。相卽義，名卽字，綴合稱之叫做「名義」，如見燈光的白顏色，必由相知義，由義生名，始知燈光的光亮叫做白顏色的。有此名稱以後，見其相卽知其義。名與義和合時，某種事物的假名就顯現了出來，我們的認識便有了對象。衆生不知道假名安立，乃是名相相應的認識，屬於虛妄顛倒之法，反而生起執着，看作真實的，這種認假爲實的錯見，造成衆生業感生死果報的主因。

B、依他起自性

依他者，依他種關係而生起的事物，即是一切法的緣生自性。所謂緣生法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，爲因果相生相成的定律，如十二因緣由無明緣生行，行緣生識，識緣生名色……乃至老死生。這種必然性的定律，猶似電燈的按鈕，開則亮，關則熄，開亮關熄，其間必受到嚴密的因果限制，兩者間的因果發生如何關係，那末就能產生定等力量。佛法所揭露的因緣生義，首先便是肯定宇宙萬物的成立，絕對離不開因果定律，有因必然有果，有果必然有因。反之，無因則無果，無果則無因，外道的邪因邪果論，就被佛法的緣生論所否決。解深密經語體釋裏說：「由於常因，無因論的不能建立因果的聯繫，所以佛才以衆生的惑業因性，招感五蘊苦果，建立依他的緣起因果」。緣起因果論，佛教不共一切宗教的特質處。

C、圓成實性

真理之體，本然如此，永恆存在，非神權，非創造。圓成實者，表示一切法的平等真如。

一切法如何平等？天上人間，餓鬼地獄的衆生，千差萬別，高低懸殊。然而，舉一法的原理來分析，餘理推知可明，千差萬別的諸法現象，乃因緣生的無限差別因果關係所顯現的。依據唯識學說緣生法是各具有自性，這各具有的自性即是一切法的實在性和平等性。有情迷於緣生自性的道理，心識所幻起的想像，以

爲實在法，假名安立的符號世界，看成真實，生執造業，沉淪六道，衆生所造行業之因各有別，所感果報則有不一，無限差別的相用，自然難期一致，若能澈悟緣生理，破妄相，滅雜染，一切法的平等不空真如性，即可圓證，成就大圓鏡智的佛道。

2. 約三性說無性

無性即是無自性，換言之，瑜伽宗以三性的分類法，闡說「一切法無自性」的原理。解深密經和瑜伽師地論均採選三相說，以釋無性義。般若經以「一切法空」上直顯無自性。唯識學者卻極力反對中觀家的講法，認定錯解般若經所說空義的重點。一切法皆空，絕不是正理的真論，舉出三相演繹三無性，樹立自宗學說。要不這樣，中觀家「緣起即無性，一切法皆空」之說成立，不僅依他起性的建立不起來，甚至威脅到整個唯識學說。依他起法絕對不能空，爲此系必須想法鞏固的堡壘，自不待言。我們由下面圖表中，就可獲悉唯識宗以三相解釋三無性的重要所在，所謂對於般若空義的看法，由此一目便可明瞭。

偏計所執相——相無自性性——可以空
依他起因自相——生無自性性——不可以空
圓成實相——勝義無性性——不可以空

A、相無自性性

偏計所執相，非從自相有，究之而知其乃從衆生心識的想像假名安立。如夜闇裏見繩爲蛇，心生恐懼，以燈照之才知道不是真蛇，內心的恐懼一掃而失。蛇的影像，由名義印象先已存留心識，夜暗中忽遇草繩類似蛇形，潛在意識裏面蛇影立刻反應出來，產生了錯覺，認作真蛇，生起恐怖。衆生於長夜大夢中，亦復如是，錯認心識所幻起的假名想像等事物，以爲真實故，由執着名相而生痛苦。因緣所生的蛇與繩，不可說沒有，心識所生起的想像，才是虛妄顛倒之物，無實相可以獲得。偏計執相，既爲假名安立，則非實有，既無實法可得，亦無自相可獲，今說相無自

性性，約其相無自性性可得而說，故名無自性。

B、生無自性性

依他起法，本身不生起故，非自然生；必依因緣，始能生起故，非偶然性。更深入一層來說，有因緣生，非無因緣生，不違背因果相關的嚴密法則。自然生與偶然性，兩者既是沒有，便叫做「生無自性性」。

C、勝義無自性

勝性者，清淨智，爲般若智所證的平等真如境界。怎麼樣才能證入此境？首須能破相則偏計不現；深澈緣生自性則依他不起；悟入無自性，即證圓滿成就的諸法真實性。圓成自體，具足勝義，此勝義是由於偏計和依他二法不顯而表現出來，名叫「勝義無自性性。」

依他起，亦可以叫做「勝義無自性性」，圓成實也可以叫做「有相」，何以故？我們之所以有煩惱生死，痛苦的煎迫，起因於不了達依他起法，致使勝義境界無法現前。若果能夠契入依他緣生自性的實義，不再受到心識想像幻現的假名法所迷，就可以從這兒悟入諸法的平等性，轉識成智，煩惱生死頓然消失，大圓鏡智的境界立刻證得。所以由空顯性看來，包括了四種無自性。我們看到下面簡單的圖表，便有一梗概的認識。



存在即名相相應的法執——生無自性。小乘經會經論到過，並不稀奇。相無自性，才能顯示出大乘不共法義。諸佛菩薩證悟真理的時候，開始莫不是從破相下手，深見因緣法理，通達勝義無自性，爲轉凡入聖的必然步驟。所以在斷證的次第上說，破除偏計執乃爲首務。三性的說法，一向爲唯識宗等大乘佛教共用的主張，三無性才是此宗貫通般若經義，創作出來的新空義解說，

是此宗最特色的學說。

3. 空是偏計所執

佛說：「無自性故空」，空指不生滅義。般若經的「一切法空」，亦從緣起無自性上顯示他的無生義。瑜伽學者立駁此說，以三無性的理論，認定般若經所說無自性，專指偏計所執而言。我們若是由偏計無相，依他無生，圓成無性的立論過程加以分析剖理，瑜伽學說仍然脫不掉「法有」思想的尾巴。從無相、無生，又回到圓成「不空」的「自性有」的上面。謂此實性是真理的絕對性。因此，唯識學家，必須強調依他起法，並非沒有，若是在畢竟空中則不可得，從空出假，世俗的因緣生法，一切皆有實體。般若經所說空義，實指偏計執性。因爲它是我們心識所想像的幻境，本來沒有實性故。不這樣去講，法有思想使無法施設。在真常唯心系的要典——楞嚴經說得異常詳細。由這裏即可發現瑜伽所說的「無性」，確確實實是專指「偏計所執性」可空義而言。我們可從二方面去考察，比較容易獲得事實的根據。假名安立的符號世界，原性本空，無相可得故。經中所述說的空義，就是指的偏計執所幻起的虛妄不實的想像，此其一。再從圓成實相的證悟上說，由破偏計執相，通達緣生自性之理，證入平等真如的境界。因此，在相上說，依他起性，不可說是沒有，圓成實乃由依他起法而顯現出來的，更是不可說它是「空無」的了，此其二。

總之，瑜伽家所說的理論，處處是反對中觀家，這是肇始於唯識思想早先已承繼了北方「法有」學說，骨子裏蘊藏着「自性有」的血液，難免依此先入爲主的觀念，批判中觀家的「以緣起所生的實義，直顯一切法無自性」，曲解般若經「一切法空義」。由澈底加以糾正的必要。緣起生法上，究竟是「有性」還是「空性」的呢，成爲印度空有二派思想爭執的焦點。